

第一百十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26日，星期四，
上午10:30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贾巴拉赫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洛蒂佐夫小姐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瓦尚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王芷云女士

古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夫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辛格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 朗: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勒哈希德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达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璫莫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甘贾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开端良好，最重要的是一眼就看出它已走上一条实事求是的道路。您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主席对创造这种局面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法国与蒙古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们真诚地欢迎您作为尊敬的法国代表，同时，我们与您一样关心着委员会应开始就其议程各项的实质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允许我代表蒙古代表团衷心感谢尊敬的埃塞俄比亚的特雷费大使，在他的主持下，委员会圆满地结束了去年的会议。

蒙古代表团愿乘此机会欢迎一些国家的新代表，并向他们保证，我们准备同他们合作，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

蒙古人民共和国一直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今天继续抱着希望。我们考虑到，使整个人类感到担心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在这个论坛、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内找到紧急的解决办法。蒙古代表团知道它有责任协助在停止军备竞赛并在裁军领域采取有效措施方面取得确实成果，它又一次在这一重要机构范围内继续作出努力。

象许多发言人在一般性辩论过程中指出的，委员会这次的会议负有特殊的责任。计划于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赋予各国、特别是委员会各成员国以责任，要制定解决一些优先问题的方法，以便在制止军备竞赛问题上取得进展。

同时，我们自问，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否能带着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领域的具体协议和谅解参加将要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或是否将不得不承认在审议其议程中未能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我们认为，这个谈判裁军问题的多边机构的力量和有效性应以就这些问题的实质作出的积极决定来衡量。委员会不应满足于程序上或组织上的措施。那些尚未表示愿参加这一共同努力的委员会各成员国应当了解到它们的巨大责任并发扬最大的要进行建设性谈判的政治意志和决心，以便在裁军领域迈出实际步骤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蒙古代表团愿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竭尽全力为朝这个方向取得进展作出贡献。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委员会1981年会议与今日蒙古历史的重大事件恰好相合，对蒙古代表团有重要意义。蒙古人民政权建立六十周年将于七月举行纪念。五月下旬将举行蒙古人民革命党第18次代表大会，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一样，这次大会，为加强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国际和平与缓和、发展各国间的和平合作以及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裁军，将规定蒙古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任务。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活动的主要特征是一贯积极地支持朝向缓和与真正裁军的有效措施，它们曾提出并在继续提出建设性的和有创见的提案。

已经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正进行着的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建议，这些建议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兄弟国家一起胜利地履行的、著名的和平方案主要思想的进一步创造性的发展和扩大。苏联的这些倡议旨在缓和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威胁以及加强世界和平与各国的安全。

苏联提出为增进欧洲各国间的信任、远东有关各国间的信任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各有关国家间的信任的措施是特别重要和及时的，它们的目的是为裁军事业取得进展创造有利的先决条件。

苏联关于限制调动新型潜艇、禁止生产为此种潜艇服务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禁止现有武器现代化的新提案生动地反映了苏联在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方面的忠诚和言行一致。

我们相信，苏联关于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和苏联暂停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核导弹的提案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履行这个提案就是朝遏制军备竞赛和在欧洲实现军事缓和的方向迈出了具体的一步。

提到的这些提案还远不是苏联提出的全部建设性的新提案，蒙古代表团要强调实行这些提案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其他提案是很重要很迫切的，这些提案会完全符合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某些代表团在我们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企图把目前国际形势恶化的原因和阿富汗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在上届联大会议上和其他国际组织论坛上也有这样的企图。

我们认为，国际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某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企图破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坏现有的军事和战略均势以利于它们的“实力地位”政策。为取得军事优势，它们企图对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给以新的危险的旋转、加紧在印度洋、波斯湾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准备、大量增加军费和在西欧一些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新型中程导弹。

和平与国际缓和的敌人竟然制订关于发动一场“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极其危险的计划，它们竟然恢复生产中子武器并将其部署在西欧。

西方某些集团旨在对苏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生效制造障碍的行动引起了世界公共舆论的深切关怀。一些双边和多边谈判的明显停滞也应归罪于这些集团。

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导致裁军谈判的某些困难，在这个情况下，蒙古代表团认为应作出最大努力使裁军领域的谈判更能认真继续进行，并注意使这些谈判成为建设性的和有效的。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负有特殊责任，明确了这一重要目标，委员会就应立即就其议程各项目进行实事求是和具体的审议。

进行实事求是的谈判无疑地需要所有与会者表现其政治意志和决心。蒙古代表团在这方面的立场已在 CD/141 号文件、即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各国代表团联合提交给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文件中明确和充分地反映出来了。

我要指出，委员会今年成功地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一些复杂的组织问题通过了决定，尽管有些代表团公然企图使委员会卷入对与议程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无用讨论。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被认为是我们委员会工作中应优先注意的一项迫切任务。由此，蒙古代表团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 1979 年 2 月就停止生产核武器、逐渐裁减这种武器的储存、最后达到全部销毁这些武器的问题提交委员会的提案 (CD/4) 是进行多边谈判的良好基础。

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国曾分别提出要求，要了解更多情况，该提案的倡议人应这些要求不断地对他们的立场作了解释。当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方面也表明了他们愿听取谈判对方的具体意见。我们认为，根本的是委员会对一般性问题已进行了相当久的讨论，重要的是现在应该转为对问题的实质进行详细的审议。依照工作计划，委员会已经开始审议有关核裁军的问题。然而，在我们工作的目前阶段，我们看不到在这方面有任何显著的转变。

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委员会的工作到目前阶段还没有达成协商一致通过决定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以审议本届会议议程的第 1 和第 2 项目。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重要建议、特别是第35/152B号和35/152C号决议，蒙古代表团完全同意就核裁军开始真正的谈判。我们继续支持就核裁军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讨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规定的问题。我们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该参加此种谈判，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我要再次表明，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什么核裁军问题只是各核武器大国间进行谈判的主题，应该由在核武器领域占优势的国家首先裁减它们的核武库，而其他的核国家应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这种对待核裁军问题的态度决不能成为解决这一非常困难的问题而达成互相能接受的办法的真正基础，因为它根本违反了保证所有国家均等和同等安全的精神和原则。

委员会应在目前阶段审议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我们也认为这是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曾建议本届会议议程应包括一个依照联合国大会第35/156C号决议设立的适当的项目，并应考虑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我们所以提出这项提案，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被促请制订有效措施，以防止核武器向任何方向的进一步扩散并加强不扩散制度。

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决议，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继续积极谈判，以便对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达成协议并作出有效国际安排。蒙古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已在去年会议期间陈述过了。我们同意缔结一项多边公约，目的是向无核武器国家提出有效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认为各核武器国家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不是充分有效或完全可靠的办法，不适合作为“临时措施”。考虑到有必要通过一些临时措施的提案，我们支持应以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形式拟订一项适当的协议的意见。蒙古代表团拟在我们工作晚一些的阶段就这问题发言。

蒙古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关心立即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寻求一个解决办法。中国坚持在蒙古南部边境的邻近的上空进行核武器试验，继续引起蒙古人民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和关切。我们坚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停止在大气层的核武器试验，尊重现有已生效的国际法的条例，并建设性地参加为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多边努力。

总之，我们认为，各国，特别是各核武器国家不参加核裁军问题的谈判，以使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蒙古)

他们对裁军领域的一个特定国际文件的否定态度成为正当的, 这并不给他们权利可以不受惩罚地行动, 以取得单方面的利益和好处。我们认为, 如果一个或两个核大国坚持维持局外人的地位, 要就全面禁止核试验达成一项有效的国际协议, 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话, 也会是困难的。

共同事业的利益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该在特定的期间内不进行核爆炸, 应该为此发表适当的声明, 象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所建议的那样。所建议的暂停的期限应从一开始就达成协议, 暂停应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核武器国家。

蒙古代表团认为, 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需考虑到大会的有关决议, 应该作出必要努力, 设立一个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特设工作小组, 对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彻底审议并拟订出一项适当的条约。我们认为, 在委员会范围内审议这个问题并不会使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之间正在进行的三边谈判复杂化, 而是会从一切可能的方面帮助并促进这个谈判的完满结束。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进行谈判的最适当的机构, 它不仅能查明在这方面的三边努力又有了什么新的进展, 它又能确定它有能力通过一项决定, 能为所有各方, 包括其他两个核武器国家在内, 共同接受的决定。这两个核武器国家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表示愿意参加核武器国家间正在进行的谈判。

毫无疑问, 如果目前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能协商一致地拟定一项国际协议, 这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因为这是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第一份国际条约草案, 并得到本机构内其他无核武器国家的同意。不仅如此, 这也将为就委员会议程的其他项目、特别是关于限制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作出积极决定创造有利的先决条件。

蒙古代表团非常重视建设性地审查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提出就此问题设立一个特设专家小组的提案, 并已表示它们随时准备参加讨论该小组的职权问题。

关于放射性武器, 这是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一, 我们认为, 现具有必要条件, 可以进行实际工作, 就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草案达成一个明确的协议。我们认为, 委员会可以这样来指导放射性武器特设小组的工作, 使其能在本届委员会会议结束时圆满地完成小组的工作。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在这方面，我要回顾 1978 年 3 月社会主义国家提交了禁止中子武器的提案。这个提案要求缔结一项适当的公约，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鉴于有企图要重新计划生产这种致死性武器并要在一些西欧国家部署这些武器，这个提案在今天就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意义。

评价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目前情况，我们同意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于那些显然能取得普遍一致意见的规定，以便逐步就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国际公约草案的具体内容达成切实可行的协议。

蒙古代表团希望，在讨论制订综合裁军方案时，将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的呼吁，拟订这个方案，不要迟于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予以通过。

蒙古代表团愿继续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积极合作以寻求建设性地解决委员会面临的各项迫切问题。

主席：谢谢尊敬的蒙古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裁军谈判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国十分重视裁军谈判的首要问题，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世界各国人民有权正当地期望委员会将急迫地对拟采取的措施作出决定，以便将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所载有关核裁军的规定化为具体的协定。这一目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联合国大会第 35 届会议通过的各重要决议中也有所反映。

由于某些集团最近为发展新的“无敌的”尖端武器而掀起的核军备竞赛，要求采取具体措施的迫切性变得更加迫切了。发展核武器新系统的费用漫无边际地剧增。因此，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正在持续地增长。几天前，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介绍的帕尔梅委员会宣言（CD/143）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核军备竞赛加剧的严重后果，因此，应受到我们的注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位于欧洲中心、处于两个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的分界线之上，一直很积极地在为捍卫欧洲的和平而努力。我们正特别地注视着世界这一部分事态

(赫德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发展。执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在西欧制造和部署中程核导弹武器的决定会大大增长欧洲发生核战争的危险。有关在民主德国西方邻国领土上已存在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集中点的最近报道令人非常担忧。如果果真实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 上述这一致命的记录甚至还会被打破。显然这种核武器的集中构成对这一地区所有的国家、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严重威胁。我国不能置之不理。这一威胁正引起欧洲、并不仅是欧洲、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

听到美国某些人士要求宣布 1972 年苏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一重要协议已属过时, 或用发展新武器的办法使其管不着, 我们也感到担忧。我相信, 我们大家都理解这项条约对保证战略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

鉴于这些惊人的迹象, 当听到核武器国家之一、即苏联于本周初重申了它将竭尽全力实现核裁军的意志时, 我们特别感到满意。民主德国欢迎和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六届大会的报告中所说的苏联拟继续执行缓和政策的声明。这一态度已由新的具体提案、特别是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提案所证实。在这里, 我特别想到的是这些提案: 关于继续与美国进行关于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限制部署新潜艇及其有关的导弹系统以及暂停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提案。

我们完全同意曾多次在这儿表达过的看法, 即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并应该在达成核裁军的努力中起更积极的作用。在当前情况下, 仅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一般交换赞成或不赞成意见是不够的。这一问题必须以应有的认真态度处理。要达到的目标是明确的, 这些目标已载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50 段中。

在 CD/4 号、CD/36 Rev. 1 号、CD/109 号和 CD/116 号工作文件中,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 21 国集团就相应谈判的安排和内容提出了具体的提案。遗憾的是我们仍在等待西方集团和一个核武器国家对这些文件中所提的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

现在和过去一样, 我们认为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的最恰当办法是尽早设立一个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

第 35/152 B 号和第 35/152 C 号决议和上述各文件为制定小组职权提出了主要方针。特设工作小组应该致力于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情况下开始有效的谈判。这个目的可以分几个中间阶段达到。第一步可以在有关国家间进行协商, 以便协调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对将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组织性问题和制定职权问题的各种意见。要制定的职权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开始核裁军谈判的方式；
- 明确核裁军的各个阶段；
- 确定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作用。

在这个范围内，特设工作小组应力求就核裁军谈判的根本原则、常规裁军与核裁军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加强各国安全的政治和法律保证有关的问题达成协议。

在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过的讨论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停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的问题。不应该低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能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一类问题绝然分开。这一办法不会制止质量上的军备竞赛，因为用裂变材料的现有储存就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新系统。因此，这个问题应由按《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将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去处理。我们希望那些主张停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的国家能同意这一更为全面的做法。

按照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第35/1560号决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决定在核裁军议程项目下审议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

我们认为，达成一项适当的协定会加强核武器的不扩散，并改善就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安全保证达成一致意见的条件。

一项适当的协定应规定各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与这个或那个核武器国家建立联盟关系。这种协定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在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的开始阶段加以确定。我们赞成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强调，我国代表团愿意积极参加制定一些具体安排，以完成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规定的核裁军领域内的任务。在这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不管多么有限，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顺利筹备作出重要的贡献。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今天愿意重提一下核裁军问题。这是我们按照议程项目2正在审议的问题。尊敬的印度代表在他2月3日有意思和有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创见的发言里讲到“核武器国家负有……责任”，以说明他们对核防御和核裁军的态度。他具体的用字是：我们应当解释我们政策的不一致和矛盾”，因此我认为该对这些评论作一答复，特别是因为我国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当然不是不一致的，也没有什么矛盾。我还记得在本星期的早些时候，当我们就设立另外的工作小组的可能性进行非正式会议时，有很多代表团，其中印度代表团又很突出，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更详细地审议核政策的一些方面，如威慑、核均势及力量均衡的概念。

我首先想马上谈一谈那个特别被说到的所谓不一致。在我提到的他的发言中，印度代表认为，核国家的武器政策和他们公开宣布的核裁军政策是不一致的。但他将从其自己国家的政策得知，防御和裁军本身的目的不是不一致的。英国政府正是这样看的，并已再三表示决心承担义务寻求核裁军措施作为整个裁军过程的一部分。但我国政府始终不忘还要加上一句话：核裁军本身既是可行的，也是不值得响应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会引来严重的军事、和由此而来的政治的不稳定。对我们来说，裁军谈判的一个根本原则是它的结果不应危害任何一方的安全。这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2段已得到承认，我引用如下：

“伴同着关于核裁军措施的谈判，还应当根据各缔约国安全不受减损以促进或增进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的原则，并顾及所有国家保护其安全的需要，就均衡裁军和常规武器的问题，进行谈判。”然而专心于核事务的裁军讨论，已趋于使人忽视欧洲常规力量的严重不均衡，而这对西方讲，却是大量裁减常规和核武器的主要障碍。

我不知道本委员会充当辩论战略理论的论坛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但鉴于我的印度同事对威慑战略作了很多评论，我认为，作为实行核威慑国家的代表，我该解释一下我们政策的基本构思。首先，让我用最简单的措词来表达这个理论问题。如果我发现我的房子有被窃盗的危险，我就安装一个警铃，给我自己找了条警狗，然后贴了一张布告说明屋内有狗。我并不想伤害一个可能的闯入者——相反的，我只希望我所作的准备能使他重新考虑而死了心。换句话说我打算制止他。战略原则也正是如此——我敢说，很多国家按此原则建立他们的防御。每一个国家必须考虑其面临着怎样的外来威胁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必要防御水平，才能使威胁不致于发展成为干脆的侵略。我们都打算达到同一个目的——防止战争。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现在让我特别谈一下欧洲的形势。北约组织联盟面临着这样的境遇，日益增长的常规和核力量在威胁我们。我们联盟的基础是：我们保证如受到攻击就互相防御，我们不准备侵略任何人。然而我们感到一种来自常规和核力量的对我们安全的威胁，而威胁着我们的常规力量大大超出了我们自己部署的力量。我们不愿意受讹诈而被迫作如下选择：在战争中毁灭或放弃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试着寻找一种方法来保证使我们不会受到攻击。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说清楚，任何一个可能的对手如果打算侵略我们，他遭受的恶果将比他可能希望得到的好处要大得多。

正如我上星期所说的，我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样对来自任何核战争的骇人听闻的后果深感恐怖。我们完全同意，在此种战争中不可能有获胜者。我们的目的是保证永不发生此种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有力量向未来的侵略者表明，不管他在哪一级水平袭击我们，我们都能用最适当的办法进行防御——常规或核力量。

任何人不用担心我们西方人将愿意首先跨出发动战争的步伐——常规的或核的，也不用担心我们将利用我们拥有的核武器以便把我们的政治目的强加于其他国家。也不用担心我们会有某种错误的信念，即有限的核战争对我们将会有好处。我们怎能相信这样的事情呢？那时我们自己的家将遭到破坏。在这方面我们不需要进行说服。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联盟的目的，是防止对我们的任何暴力危险。我国政府认为，鉴于对我们安全的特别威胁——常规和核力量，达到上述目的最好办法，维护和平的最好办法，是战略威慑——常规的及核的。

但这并不是到此为止：否则我们将只好承认我们命定要作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我们希望并力求防止这一点。因此我国政府赞成军备管制和裁军。尽管寻求军备管制协议的过程既缓慢又困难，但我们仍要通过这个办法来试图保持力量均衡。通过寻求多边裁军，我们想在双方降低惊人之高的军备水平。我们认为威慑和裁军都是必要的，并把这作为达到和平与安全这个最后目标的两种互补措施。

我想评论的、在尊敬的印度代表的发言中所提到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或矛盾就是：核均势永远是不稳定的，并包含着本身不均衡的种子。这是一个可争论的命题。象任何其他军事技术领域一样，总存在改进设备的要求，以此胜过或不落后于潜在对手。这个竞争的倾向存在于所有的军事对抗的情况中，这不单单是核武器的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一个特点。事实真相是，由于这种技术上的竞争而产生了一种担心，即作为互相制约的大体均衡或者平衡将被打乱。看出这个内在的危险并不困难。这是给寻求限制核军备竞赛以优先地位的主要原因，这反过来正是为什么我们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放在如此重要位置的原因。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愿意重申我在2月23日非正式会议上关于在本委员会内处理这些问题的讲话。我们认为，按现在具体情况，能够实际从事限制军备竞赛进程的国家只能是那些拥有最多核武器的国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个阶段适合于由双边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因。但我国政府是就停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的参加者。

此种谈判的根本特点是，它们涉及到影响参加国安全的高度技术问题，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国政府才不认为核军备管制协议的谈判应首先在本委员会内进行。由此，我们也不认为把就这些议程项目设立工作小组一事作为第一步会有什么用处。然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国政府满足于目前的状况，也不意味着我国政府对核武器国家肩上所负的巨大责任漠然置之。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由非政府组织裁军委员会主办的《裁军时代》月刊在最近一期的第一页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末日之钟’正走向午夜零点”的新闻消息。1947年由一组核科学家想象的这个钟把时间分成12至0各小段，以计算我们和核灾难之间的距离。由于最近发展的事件使得核战争的危险更大了，所以《裁军时代》在写这篇新闻消息时，这个钟的指针已经走到了离“午夜”——毁灭之日——只有四分钟的地方。自那时以来，指针肯定又接近了零点。让我们希望，过去两天中发生的事件已使人类末日的无情之时刻推迟了几分钟。

由于世界某些地区的不稳定以及超级大国和主要的军事大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变化，目前的国际事件集中反映了世界舞台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场地区性冲突变成一场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世界性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最近世界各地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国际和平和安全所依赖的平衡是多么的脆弱，而且两个大国之间的争夺似乎越来越可能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一场始于内战或邻国之战的局部冲突很容易把大国拖进直接的对峙之中并继而进入一场核战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与此同时，核武器的新类型和新系统的发展最近似乎表明，由于它们的特点，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而不是巩固此类武器拥有者的安全的可能性增加了。更为精确、更不易受对方攻击的导弹、特别是在战术武器一级的导弹的发展，以及意在防止此类武器的安装场地被发现的新系统的发展，使得这些核武器的使用更加可能了。各种新的劝阻理论的出现鼓励了这种危险的趋势，这种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之上的，即有可能进行为时几周的有限核战争，以此来避免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我们认为这种设想是极其愚蠢的，并且还认为它是荒谬的和危险的。谁能保证，一枚由战术运载工具运载的核装置在交战双方任何一方的领土上爆炸或一枚中程弹道导弹的爆炸不会引起报复或战略武器的反攻呢？此外，为了了解战术核战争的意义，记住以下事实就足够了，即在这类冲突中使用的伤人最少的核装置也无论如何要比扔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威力大好几倍。即使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中，不止一个、也许是许多这样的装置会被使用。

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在108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他的政府“认为，达到核军备管制的唯一保险的落子是通过核大国之间的谈判，特别是美国和苏联。”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核武器大国在核裁军方面负有主要的责任。这是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载明的裁军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虽然我们承认，而且还确实坚持它们有这一责任，我们却不能同意这些垄断着毁灭这个星球的能力的国家也能僭取单独决定人类命运所系的问题的垄断权。无核武器国家要求核裁军并坚持参加裁军谈判的权利正是从保证它们自己的生存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由于核武器的积累不断增加，人类正面临着自我毁灭的真正危险。

为了理解这一点，读一读秘书长提交给上届联合国大会的、作为第A/35/392号文件散发的“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的第495段就足够了。我冒昧地设想我的同事们有耐心听我念一念这段较长的、但我们认为是切中要害的话：

“在一场核战争中，核武器国家自己可能遭到最重大的伤亡和最广泛的损失。然而，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将遭受严重和实在的后果。特别是对交战国的邻国来说，放射性微粒回降可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在一场核大战后的几十年中，微粒回降将夺去全世界这一代或以后几代人中几百万人的生命。比放射性微粒回降更为严重的将是一场核大战对世界经济和国际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社会的各项重大功能所带来的全球性后果。世界上许多主要贸易国以及现有的国际交易机构的突然垮台将导致世界事务的严重解体，并使得其他大部分国家，即使是未受实际侵害的国家，陷入绝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都会发生普遍的饥荒。由于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最终会超过交战国的死亡人数。即使是非交战国也可能会进入导致其人民极度痛苦的每况愈下局面，几乎所有国家都将失去相当于几十年进步得来的生活水平。这样的经济条件可能会触发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导致动乱、内战和局部战争。”

简单地说，地球上的任何人逃脱不了一场核战争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既然如此，怎么能拒绝代表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无核武器国家参加决定与其命运攸关的谈判的权利呢？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项目中，核裁军在一方面看无疑是最重要、最紧迫的项目。正如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说的，核裁军的有效措施和防止核战争在所有裁军措施中占有最高优先地位。委内瑞拉和21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都认为，委员会应毫不迟延地进行实质性谈判，以求采取具体而有效的核裁军措施。全世界不能理解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这样一个国际社会成员赋予其谈判裁军措施任务的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在成立两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没有真正开始认真考虑裁军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核裁军。

虽然我们并不排除最为直接有关的国家在更有限制性的机构里谈判核裁军的可能性或好处，但是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准备和进行核裁军谈判的最合适的机构。因此，我们认为委员会必须紧迫地开始履行其在核裁军领域中的责任。

我们认为，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第50段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一领域中应完成的任务的主要基础，这一段规定了核裁军方面应从事的行动计划。何况这是特别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段落之一。和21国集团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该努力实现这一段落规定的目标，这些目标是：

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展核武器系统；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委内瑞拉)

停止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生产 and 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

一项分阶段进行并订有商定时限的综合方案, 以便在可行时逐步均衡裁减核武器储存及其运载工具, 并尽快导致最后彻底销毁这种武器。

我们还认为, 委员会在进行核裁军的实质性谈判时, 应适当考虑到已提交的各种具体建议。我想提及载入第 CD/4 号文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议以及载入第 CD/90 号文件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提出的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的建议。

同样, 我们认为, 正如 21 国集团建议的, 委员会在谈判核裁军时应特别注意载入第 CD/116 号文件的以下问题:

- (一) 拟订和澄清《最后文件》第 50 段中设想的核裁军的不同阶段, 这一段我刚才已经援引过;
- (二) 澄清在达成核裁军之前和防止核战争中涉及的禁止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各个问题;
- (三) 澄清涉及消除对核威慑理论的依赖的各个问题;
- (四) 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效地发挥它作为裁军领域中裁军谈判机构的作用的措施以及在这方面委员会与进行核裁军谈判的其他限制性论坛的关系。

我们和 21 国集团一直主张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开始就我刚才提到的问题进行谈判。你们将会回顾到, 我国代表团从委员会活动的一开始就是设立工作小组的一个主要提倡者。我们过去认为、现在继续认为, 工作小组是一种组织机构的形式, 实践表明它为迅速而直接的对话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种对话的结果可以使各国的立场在认真而富有建设性的工作的气氛中变得不那么死板、不那么僵硬而较易调和。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对两个核武器大国的不支持设立核裁军工作小组的发言感到真正的失望。我们希望这种立场不是一成不变的, 并希望这些国家在不远的将来将愿意和委员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国一起为设立工作小组达成必需的协商一致的意见。但是, 正如我在星期一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讲的, 当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反对设立工作小组一事不应该妨碍委员会履行赋予它身上的责任。正如议事规则所说, 委员会是“一个裁军谈判机构”。委员会在它的议程中把停止军备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包括进了应该进行谈判的问题中。委员会不必就议程的每一个项目设立工作小组。但我们认为，象目前这种情况，当委员会不能达成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以设立其中的一个工作小组时，委员会应该直接把进行谈判的任务接过来。

因此，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在今年春季会议余下的时间里，按照它的工作计划就核裁军问题召开尽可能多的非正式的或非官方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委员会应该初步审议载入第CD/116号文件的21国集团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为走向应在今年夏季会议举行的更高阶段的谈判的第一步，让我们希望更高阶段的谈判将在工作小组中进行。

最后，我提请大家注意最近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广岛这个遭难于核恐怖的城市为了核裁军发出的强烈呼吁。我认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回顾教皇讲话中以下这段话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了：

“对各国政府首脑们，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们，我要说，‘让我们发誓通过正义达到和平，让我们现在就作出这一庄严决定，即决不容忍通过战争来解决分歧。让我们向其他人承诺，我们将不懈地为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而努力’。”

教皇这一具有深刻精神内容的、以及因其真正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而具有很大权威的讲话，应该引起世界所有统治者、特别是核武器大国统治者的深刻反省，不管他们是不是信教的。

主席：我对尊敬的委内瑞拉大使的发言表示感谢，并感谢他对我说的非常亲切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在1981年2月3日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对核时代的威慑观念以及这种观念与正在升级的核军备竞赛之间的不幸关系表示过一定程度的怀疑。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和委员会共同亮出我们的思想，我们早就希望能有机会就著名的丹麦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尼尔斯·博尔称之为“对社会的永恒威胁”的问题深入地交换意见。我们对尊敬的联合王国的代表以及其他在座的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国代表团发表的某些意见作出反应。我们等待着他们答应的对我们所提问题的详细评论。主席先生，蒙你许可，今天我想进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一步阐述一下我们提出的某些想法, 并对我的尊敬的英国同事发言中的论点作初步的答复。

首先, 我谈谈联合王国的代表提出的观点。他在发言中声称他的政府“对核武器毁灭性的潜力同样感到深深的恐惧”。但是, 他接着说, “我们对常规战争可能造成的惊人的伤亡也是忧心忡忡的”。如果他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必要进行常规裁军的话, 我们是同意他的。但是我们希望他会同意这一看法: 以毁灭的力量来说, 核武器要远远超过常规武器。以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的报告中的话来说, “从来没有过破坏能力如此之直接、彻底和普遍的武器”。如果联合王国的大使同意这一论点的话, 那么他肯定也会同意任何裁军谈判中的首要问题必须是实现核裁军。

但是他说, “我们不应该过份看重核武器问题”。我们怎么能不过份看重这种大规模毁灭性的可怕的武器? 我国代表团认为, 事实上, 我们远远没有过份看重这种武器, 而是忽视了这种武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危险。1965年8月19日, 英国裁军大臣查尔方特勋爵在18国裁军委员会上的发言中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凯撒大帝》中的几句话:

世事的起伏犹如波浪,
若趁高潮一往直前, 即可通向功成名就。
若失时机, 整个航程
即将陷入浅滩或苦难。

查尔方特勋爵接着说:

“我认为——很简单, 我也不想把危险过份戏剧化——除非我们能不失时机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把它拉向倒转, 不然的话, 除了浅滩和苦难外,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

主席先生, 自那时以来, 16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确实是在走向浅滩和苦难, 对此我们还能有什么怀疑吗? 世界军事费用中只有五分之一用于核武器, 但这并不令人感到欣慰。如果我们想玩玩统计学游戏的话, 那么我想指出, 现在只有五个核武器国家, 全世界军费的百分之二十花在这种武器上, 这倒是并不十分令人惊奇的。而且, 人们不应该忘记,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军费是五、六个军事大国花费的, 其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中就包括那几个核武器国家。所以, 如果常规裁军应该成为关心的问题, 那么主要的责任也是落在这些国家身上的。

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还设法为威慑理论辩护, 声称它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战争。他争辩说, 这一目标是通过“让人明白我们是能够保卫自己”的方法达到的, 以及使潜在的对手相信, 常规或核进攻招致的危险要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益处。表面看来, 这种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 正如我在以前的发言中说过的, 在核时代, 威慑不仅包括某一国家把不可接受的破坏强加于它的对手的理论性的能力, 而且还包括它愿意经受大规模破坏、甚至发展到自我毁灭的意愿。根据我说的这种种, 威慑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危险的恐吓基础上的。我的联合王国的同事说, “威胁政策使欧洲和平维持了三十五年, 这一政策今天仍是有效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过份简单的结论。如秘书长的核武器报告所说, “声称威慑是可行的, 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论调, 因为在历史证明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之前, 这种说法总是有效的。”我没有必要对威慑失败后的结果作什么评论。我的英国同事自己也承认, 甚至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中, 也不会有战胜者或战败者。

主席先生, 我们不能和有些人一样对核武器国家防止核战争爆发的能力持乐观态度。如果是由于偶然事件引起这种战争的话, 我们就更不能乐观了。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将有最高政治领导人作出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适当小心地作出这种决定。人是难免要犯错误的, 他们常常会受压力和紧张的影响。最高政治领导人也不例外。如果他们终于犯错误的话, 他们错误行动的后果就会殃及全球。让我们设想一下, 假定甲国由于偶然事故发射了一枚核导弹, 并向乙国的某一目标飞去。再进一步设想, 甲国的总统或总理接通“热线”给他的乙国同事通话, 说, “太对不起, 由于偶然事故, 我们发射了一枚讨厌的核武器。这完全是一起事故, 我希望你不要报复。”当有关双方国家间的关系极为紧张并缺乏一般的信任的时候, 很难相信事情就会到此结束。

经常有人说, 至少在欧洲战区, 如果不考虑中欧的常规不均衡问题, 就不可能进行核军备管制和核裁军。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因为这实质上是意味着用核武器来取代常规武器。不妨重新表达一下坎宁勋爵多年前说过的话, 人们制造了新一代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的武器来调整旧时代的平衡。但是, 支持这一说法的人认为这仅仅适用于欧洲吗? 世界上有好些地区, 在那里某一特定的国家可能感到自己受到了一个拥有较多常规武器和军队的邻国的威胁。对于威胁的感觉可能不是建立在客观标准的基础之上的, 本来, 当关系到国家安全时, 受威胁的感觉很少是基于客观标准的。但是, 在世界的其他几个地区, 在那里可能普遍存在着类似的常规武器失去平衡的感觉, 那么求助于核武器来调整平衡是否能被认为是有效而合理的呢? 欧洲国家强烈支持不横向扩散核武器, 这一点导致我们相信其答案是反面的。这正是因为核武器是无论如何不能与常规武器同等对待的。但是榜样的力量是重要的, 核武器国家以及它们的盟国应表明, 其他国家企图利用核透支来平衡它们的常规武器帐目是不对的。

主席先生, 这就是我们对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的某些观点的看法。我愿承认, 这个问题应从它的所有方面加以考虑, 也许我们忽略了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某些重要因素。我们和以往一样, 愿意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中, 在这个以及其他的的问题上接受教益。

现在我想谈谈停止核军备竞赛的问题。我在前一次发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 现象的中心问题是威慑概念以及与这概念有关的战略均衡的概念。我在展开这一主题时, 想先引用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中的一段话:

“有人说建立在威慑制度上的和平需要有关国家武装部队的大致均势或均衡。有人认为, 如果一方取得了‘第一次打击能力’(即进行核打击而又不受对方不可容忍的报复威胁的能力), 均势就不复存在。在这些情况下, 普遍的害怕是威慑会或可能遭到失败。然而, 均势的观念是基于从来就难以估计的形势之上的。每一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库是由许多不同规格、不同作用和不同重要性的部分组成的。既然这许多组成部分的每一部分都往往会得到双方不断的、但不总是同时的技术发展, 均势也就成了其平衡必须不断加以调整的过程。因此, 就定义来说, 均衡的概念几乎是不稳定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 依赖威慑理论从来是为了寻求超过某个潜在对手的优势。但是, 即使有人争辩说, 威慑仅仅是为了建立均势而不是为了寻求优势, 这种均势也不可能是稳定的均势。在目前的形势下, 还没有找到客观的和能确定数量的标准,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以把“均势”或“均衡”从主观安全概念的领域中取出来，纳入客观的和相互能接受的判断领域中去。核武器发展得越复杂越尖端，建立这种客观标准的困难就越大。而且，实际上，总是存在着过高估计对手的能力，同时过低估计自己的能力的倾向，以便为计算的失误或情报的不足留有余地。这一因素本身就能给一场核军备竞赛加油。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一项为了实现均势或优势的武器发展计划的“定义实在是太难下了”，在任何情况下，终止线的位置即使能看得清，也会被对手任意改变的。最近核武器技术方面的发展，其中包括试验更为精确的弹头和反卫星系统，着实使人怀疑在核军备竞赛中是否真存在任何终止线，除非把人们要设法阻止的全球性核战争的无情爆发算作终止线。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均势的概念以及围绕着它建立起来的任何军备管制的谈判都不能保持核武器大国间的和平。也许，如果核战争能局限于核武器国家和它们的盟国之内，世界的其余部分仍能可望生存下去。但是，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继续核军备竞赛的问题以及核战争危险已成了深深影响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问题。很清楚，不能允许一小撮核武器国家寻求推进它们自己想象中的狭窄的安全考虑，而把世界其他部分作为人质，置于彻底毁灭的威胁之下。因此，无核武器国家理应积极参加谈判，以便排除危及它们安全的严重而可怕的威胁，这样做是正确和必要的。核武器国家必须注意到世界社会的这些合法的关注。它们必须对本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对玩世不恭地竞相积累愈来愈为尖端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表示的怀疑和担心作出回答。国家安全或两个对立联盟的安全不能再被用来作为拖延核裁军辩论和具体谈判的借口。

主席先生，有人在这个委员会上说，我们就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阶段还没有到来。我想问这一阶段什么时候到来？鼓吹这种看法的人是否能开导我们一下，到底什么特定的环境、什么特定的发展以及什么星体会合的时候，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多边谈判的条件才算成熟？只说条件不成熟是不够的。我们作为有理性的人想要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条件不算成熟？

主席先生，核武器国家若要处理核裁军的问题，那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新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的一代人成长了起来，我们所看到的是核军备竞赛没有受到限制，其规模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于理解。本来问题就复杂。与此有关的主要角色竭尽全力使问题更加复杂。在每一阶段，问题的复杂性都被利用来作为借口以防止无核武器国家的理所当然的关注对核武器谈判发生影响。同时，核裁军这个目标被越来越往后推，而军备限制和军备管制却成了当今的时髦话。回顾一下核武器国家法国的代表在1970年11月7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上关于军备管制措施的性质发言可能是有益的。我摘录如下：

“但是谁会看不到，拥有优势武器的政策，不管它是否意在不扩散核武器、或不使核武器扩散到新环境、或限制战略武器，总往往会使目前的形势趋于紧张，而不是朝向真正裁军的一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恰恰相反，这种政策以互相劝阻的效能为理由，认为军备的储存可以保持在一个足够高的水平。是否如有人声称的，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政策呢？即使至少两个最大的大国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这是唯一可能的政策……，如果一种平衡日日夜夜享受技术突破、错误计算、甚至冒险决定的支配，谁都会看出这种平衡的不可靠性质。因为垄断武器并不一定就是垄断了智慧，即使是最尖端的武器，情况也是如此。

“而且，军备管制政策增加了不公开宣布放弃核裁军的危险性，并且有着几个对均衡负责的国家平分力量的危险，莫里斯·舒曼先生最近在联合国大会讲坛上谴责过的这种分摊或分配将会——他声明说——使世界的分裂永久化，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的话。”

主席先生，这是十多年前的话，多有预见啊。对承担着核裁军多边谈判责任的本委员会言，进一步辩明这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呢？以便使不公开宣布放弃核裁军的危险以及世界永久分裂成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危险不至于成为永恒的现实。

本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国已经提到了不利的国际形势，这种形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这个谈判机构的工作。我想回答说，正是在大国间、包括核武器国家间的关系出现不断增长着的猜疑和不信任的时候，本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论坛，在那里某些猜疑和不信任可望得到消除。也许，让人们知道无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顾虑以及真正的恐惧会使核武器国家以及它们的盟国打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破它们的安全观念的狭小圈子，并认识到它们对世界其他部分所负的责任。这本身也会对它们单独进行的谈判产生令人清醒和积极的影响。我想说的并不是要这一委员会去取代它们间的限制性谈判，而是去补充这些谈判。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已经建议设立本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以审议某些与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及核裁军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未能就这一建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因此，目前我国代表团支持这样一策建议，即我们应安排足够多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个议程项目。作为开始，我们可以对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作实质的审查。也许最初几次非正式会议可以用来深入讨论报告的第五章，标题为“关于核武器的威慑理论以及其他理论”。接着我们可以讨论第六章，这一章将继续在数量上增加并在质量上改善核武器系统对安全的影响。另外一轮讨论可以围绕着报告的主要结论进行。我们认为，委员会的成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该就报告的每一章发表他们经过考虑的意见，说明他们同意或不同意报告中看法的理由。以这种姿态开始我们的讨论的话，我们就能给我们的辩论加入一定程度的具体性。这样我们就能在初步审议有关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安排以后的谈判。主席先生，我希望这一小小的建议将会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所接受。

主席先生，本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纪念了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第一次会议召开二十周年，在那次会议上发表了一项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强调了核武器强加的危险，并要求“全面禁止生产、拥有、利用核和热核武器、细菌和化学武器，并要求消除用以运载、部署和在各国土上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设备和装置。”我们是否能希望，现在核武器大国至少应注意这些话，并希望这些话能特别引起本委员会成员国的注意，因本委员会是唯一的一个能在其中达成这一协议的多边谈判机构。

主席先生，最后我想再次强调，除非我们能就议程中最为紧急的项目取得某些进展，不然，委员会作为多边谈判机构的信誉将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害。让我们尽最大的力量吧，这样，我们就能带着这一领域的某些具体成果去参加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并表明我们并没有忽视第一届特别联大认为是影响人类生存的这个问题。

主席先生，谢谢你。

苏普拉普托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在我谈到我们议程的第二个项目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时，我想首先特别提一下1975年5月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最后宣言，宣言声明如下：

“会议对过去几年内作为协助执行本条约第六条的措施而制订和缔结的各项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协定表示欢迎，但对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的有增无已表示严重关切。

“因此会议敦促缔约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坚持进行不懈努力，以求早日有效地执行第六条。”

在上述宣言通过后的几年里，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关切这样的事实：尽管存在上面已提到的宣言，但核军备竞赛还在继续，不仅在数量上如此，而且在质量上也如此，这是由于技术上的革新导致了核武器体系质量的改进和发展。为达到不扩散条约的双重目的，也就是防止出现另外的核武器国家（第二条设想的）和裁减和最后消除所有核武器（第六条），就需要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两方面都履行平衡的义务和责任。继第一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三年之后，1978年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曾强调这种需要（《最后文件》第65段）。

当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于去年8月再次开会时，参加会议的缔约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都是无核武器国家，对缔约国中的核武器国家继续不执行条约第六条的规定表示失望，尽管存在我前面提到的两个文件（1975年第一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及1978年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主席先生，仔细观察一下在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上各种文件的有关条款，如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委员会给大会第35届会议的报告（A/35/27第37-44段），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第35/46号决议第7段(a)和(b)及第14段(a)，第35/152B号决议实施条例第3段及第35/152C号决议实施条例第2段，就可知在那些文件里提到的旨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努力大概可例举如下：

1. 关于现存的核武器，已建议的努力包括：
 - a 裁减核武器储存；
 - b 限制核武器储存；

(苏普拉普托先生, 印度尼西亚)

2. 对引起核武器数量和质量增加的不断发展的进程, 建议的努力包括:
 - a 停止核武器体系质量上的改进和发展;
 - b 停止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
 - c 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物质。
3.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会议期间应执行的任务是:
 - a 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实质开始谈判;
 - b 为考虑设立特设工作小组进行磋商; 和
 - c 如这样的特设工作小组最后能够设立, 对下列问题开始谈判:
 - (1)核裁军的阶段(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已设想包括:
 - (a) 制订设想的阶段;
 - (b) 阐明上述阶段;
 - (2)在达到核裁军过程中, 确定:
 - (a) 核武器国家的责任; 和
 - (b) 无核武器国家的作用。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认为, 我刚才列举的问题可作为我们委员会在处理其议程项目2时进一步工作的根据。但是, 鉴于这个委员会是一个谈判的机构, 又鉴于这些谈判在工作小组内进行可能最有效,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 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最后能设立, 如果不是马上, 也可在本届会议的晚些时候。

主席先生, 据报道, 今天世界军火库里现有的核武器可能有50,000左右, 其总共爆炸力等于一百万余个广岛原子弹, 或者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平均有不少于3吨的TNT。所以, 如果不停止核军备竞赛, 如果不能达到核裁军, 全世界就要面临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最严重危险。

谢谢主席先生。

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 我要求今天发言是为了代表我国代表团简单介绍一下1981年2月24日第CD/155号工作文件。

这一工作文件是意大利代表团对今年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提出的第一个案文草稿, 其中有一段案文, 我们希望它对草拟《综合裁军方案》中题为“目标”

(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

的部分会有用处。

特设工作小组今天下午要开会，我们今天把它提出来，以便马上交由小组安排。

我国代表团在草拟它时当然考虑到去年其他代表团，特别是墨西哥、巴基斯坦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这同一议题所提出的案文草稿。

这个文件找到了和那些案文草稿之间的共同点，甚至在实际措词方面。

我认为没有必要补充说明了，但我要强调一下载于这个正在讨论的文件的第一段里的思想，即：它应该是已委托我们委员会拟订的《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之一，同时寻求两种办法，从一开始就标志着这个国际社会为裁军而作的努力。一种是目的在于促进全面彻底裁军，另一种是目的在于达成特定的和有限的措施。再者，这一思想是从《最后文件》第109段中派生出来的，这一段说：“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应当同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同时进行。考虑到这一点，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拟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

意大利代表团一贯对拟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特别有兴趣。我们的外交部长斯佩朗扎先生在2月3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解释了感兴趣的理由。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裁军进程中的均衡的标准是根本的标准，一个规定为综合性的方案的主要引起注意的一点正是在于是否有可能采取一种均衡的办法，这种办法在裁军进程的各个阶段减少单方得到好处的危险性并保证每向前跨进一步都符合同样均衡和稳定的逻辑。

马利达先生（罗马尼亚）：我在今天的发言里，想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议程项目提几点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意见。

罗马尼亚一贯主张，查禁核武器、停止其生产并销毁已有的储存是国际生活的根本需要，因此，核裁军谈判必须在我们委员会内占最高优先地位。

核裁军占优先地位正是这些武器的性质所要求的。这些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事实上完全是一种灭绝一切的武器。对从各个国家的武器库里销毁这种最可怕的武器一事表示关心，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反应的核心，即保障生存的反应。

联合国有100多个决议认识到采取这些措施的迫切性，最初的决议是1946年1月24日第1(1)号决议，它谈到从一切国家的武库里销毁原子武器。然而，从未

(马利达先生，罗马尼亚)

证明有可能就核武器问题展开多边谈判。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我们委员会面临着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无核武器国家要求毫不延迟地开始核武器的谈判，提出理由很充分的论据，我们不想在这里重复。

由于别的国家拥有库存的核武器——它们控制不了这些武器——而强加于这些国家的危险，这些武器在一个追求平等但早已分裂的世界上制造痛苦的分裂，以及它们作为施加压力和威胁手段的作用和它们在全世界正需要的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上的消极影响——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理由，曾经有大量的材料专门谈到了这些理由。

但是，谈判有一个根本的规则，即：一定要力求理解和研究其他谈判当事国的论据。我们并不想代替别人讲道理，在我们看来，有好处的是想一想这一点：开始谈判就将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各国的利益，核国家和无核国家都一样，即使它们要求谈判的态度不尽相同。

首先，谈判向核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们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履行道义上的，就它们中间有些国家来说是法律上的义务。在这一点上，人们还正确地提到了《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规定的承诺。关于核武器问题目前的立场是基于继续有诚意地进行谈判，以采取有效措施及早停止军备竞赛的承诺。

第二，很显然，大家一致认识到的核武器威胁对那些拥有并储存核武器的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得到保证说可以安全处理这种武器，而证明恰恰相反，疑虑是基于对所冒风险的基本的估计，特别是有出事故、出差错和错误估计的危险。我们认为，必须公开讨论这些议题。

第三，没有那一种武器曾表现出这么迫切要求发展。尽管声称目的是在于维持平衡，但这些武器仍然不断地被推向高级的水平，看不到尽头。核武器的发展毫无停顿之意。而且，技术上的改进，特别是更加电子化的创新很清楚地起破坏稳定的作用。

人们曾经提出过，平衡是否不能维持在低一些的水平上。在哪里可以讨论这一普遍感兴趣的课题？

核武库和常规武库之间的联系，和这两者对某些国家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论据也已经被提出来了。我国代表团并不否认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存在着联系。但是

(马利达先生, 罗马尼亚)

我们认为, 要把这一事实作为讨论的题目是为了阐明所有的影响。光谈这个事实而不接着采取任何行动只不过加强了其他国家为了保证它们的安全而生产核武器的论据。

最后一点是, 关于裁军的复杂性已经谈到了很多。我国代表团完全不是要低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罗马尼亚一贯主张, 不管多么困难的国际问题都是能够而且必须通过谈判和会谈来解决的, 因为我们认为, 在核时代里没有别的选择。因而我们认为, 核裁军的复杂性要求就此问题开始谈判而不要进一步拖延, 不要无限期地推迟。

我们提出所有这些论据, 并不是要忽视其他讲理的方式, 而是为了强调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它们是些具体的问题, 需要适合任何谈判的机构, 采取适当的办法。

由于所有这些理由, 我国代表团认为, 反对就核裁军开始进行谈判没有站得住的论点。再者, 有着所有核武器国家和一些无核武器国家一起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为进行这种谈判提供了最合适的谈判机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CD/4号文件中和21国集团的成员国在第CD/116号文件中以及其他代表团已经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多种具体提案。我们深信, 其他的意见也许将在谈判中出现。

所有这些论据都赞成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上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

这一小组的职权范围可以包括就委员会如何着手进行核裁军谈判的问题广泛交换观点和意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有一些国家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 它们认为这些问题我们应予着手以便促使开始谈判核问题, 这样, 就更有必要进行这种广泛交流了。

很显然, 这样一种对话不能单单在全体会议上进行, 在这种会上唯一行得通的手段是以发言的方式说明立场。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 需要真正的对话并坚持不懈地进行非正式的工作, 正是为此目的设立了谈判小组。

正如我们早已有机会说过的那样, 罗马尼亚代表团并不认为设立工作小组本身就是目的。我们遗憾的是, 本来应当是一个简单的组织机构的决定有些代表团却赋予了特殊的涵义。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不能拒绝任何一个代表团要求就议程项目设立这样一个小组。我们坚定地支持设立一个停止核武器试验工作小组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 正如在核裁军的问题上一样, 我们不能同意本委员会今年再次推迟开始

(马利达先生, 罗马尼亚)

一项组织机构的活动。

处理这些问题并力求探究这些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责任。

鉴于所有这些论据, 罗马尼亚代表团同意印度代表团的提案: 举行一次特别会议, 专门审议联合国秘书长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的报告结论。

我们也提议, 在本委员会主席的主席下, 安排一些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 在会议期间本委员会各成员国都应该有机会提出它在有关在本委员会内开始谈判核裁军的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在这一问题上, 满怀真诚愿望去找出妨碍这种谈判的真正障碍的建设性的对话, 将是我们委员会对开始核裁军过程的一须宝贵的贡献。

这里没有必要强调指出, 在目前国际条件下肯定谈判核裁军措施的政治意愿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不仅决不会影响军事均势, 相反地, 看来很可能有助于加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相互信任。

就罗马尼亚代表团来说, 它准备为展开这一进程作出贡献。在此发言中提出的想法在性质上是很初步的。我们准备考虑任何可能提出的其他实际可能性以便动员本委员会所有成员国作出建设性的努力。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罗马尼亚大使的发言。现在是下午12时55分, 但是我们又收到一个代表团的请求, 他希望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希望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花很短时间同你们一起讨论三个具体问题。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几分钟非正式会议。我建议: 下午3时我们继续开这次全体会议或另外开一个很短的会议。如果我们尊敬的墨西哥同事也同意这样做的话, 那次会之后大约20分钟, 立即接着开工作小组的会议, 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是该小组的主席。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先生, 正如你所知道的, 我荣幸地担任主席的这个工作小组的日程很紧: 它必须及时完成它的工作, 使综合方案准备就绪供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大会特别会议审议。工作小组每星期只开一次会。因此就想建议, 如果有必要继续开这个会, 或者额外再开一次会, 那可以在明天上午开。我认为, 明天上午要开会的那个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所处的情况比我有幸担任主席的这个小组要好多了。

主席：我感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立即在非正式会议上解决几个问题。当然，没有理由为什么——我在这件事上完全听从本委员会——不能在明天上午开我建议的为时不长的全体会议，如果科米韦斯大使同意这样做的话。然而事实上，今天下午要听取两个发言，这些发言很短，肯定不会太耽误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主持的小组的工作。如果本委员会同意的话，我们能不能明天上午10时30分开一个短的全体会议？我着急的是，我们花在讨论我们打算怎样讨论这问题上的时间不应该比花在讨论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上的时间还要多。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建议我们现在结束这次正式会议，而开一个非正式会议审议这些问题并决定下一次全体会议的问题。我确实在纳闷，事情是否紧迫得足以干扰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工作或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或者我们可以在这个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请还没有时间发言的代表团在星期二发表讲话。

下午1时停会，1981年2月27日下午3时复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10次全体会议开会。在我们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本委员会商定了一项关于挪威代表参加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会议的决定草案。秘书处已散发了载有该决定草案的第34号工作文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或别的意见的话，本主席将注意到在这一点上是一致意见。没有什么意见了。

就这样决定。

里迪先生（埃及）：我在我的开场白中提到，埃及宪法规定的机构已经同意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现在很高兴地通知你们，昨天，1981年2月26日在伦敦城，批准书已交存联合王国政府。埃及的外交部长在该场合发表了正式声明，我请您，主席先生，将它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我对您满足这一要求表示感谢。

埃及是第一批要求迅速缔结该条约的国家之一，它在这里日内瓦（十八国）裁军委员会预备性的谈判中起了建设性的作用。1968年7月1日当这个条约开放供

(里迪先生, 埃及)

各国签署时, 埃及也是在条约上第一批签字国之一。我们批准该条约就是肯定我们的信念: 必须结束正在威胁人类安全的核武器的扩散, 很多别的国家也是这么想的。

在采取这一步骤并承担加入该条约而产生的义务时, 埃及希望核武器国家也将履行它们的义务。在这一点上, 我请你们注意埃及外交部长在他的声明中谈到的核武器国家根据这个条约的第四条的条款的义务。我引话如下:

“埃及出于善意根据《不扩散条约》的条款承诺不获得或生产核武器, 这种承诺不应损害它的符合该条约第四条的条款发展和使用用于和平目的核能的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 该条款肯定了所有条约缔约国有不受歧视地开展为和平目的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在条约中规定这种权利的本身事实上就是一种基本人权的法典化, 这种人权既不能放弃也不能损害。

从此前提出发, 埃及也特别注意到该条约第四条的条款要求条约缔约国中有条件这样做的国家在进一步发展为和平目的而应用核能方面, 特别是在无核武器的各缔约国领土上发展为和平目的应用核能方面, 进行合作以作出贡献, 对于世界上发展中地区的需要应给予应有的考虑。”

关于该条约的第五条, 声明中指出:

“在条约就和平使用核能问题为所有缔约国规定的权利的范围, 埃及愿提一下条约第五条的条款, 该条款说明将使无核武器缔约国得到任何和平应用核爆炸的潜在利益。”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和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方面核武器国家的义务, 声明接着说:

“埃及对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表示非常失望, 因为它们未能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采取有效措施。虽然它欢迎1972年和1979年的被称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埃及不得不承认这些条约并没有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有效停止核军备竞赛, 反而甚至允许发展新一代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更有甚者, 自1963年缔结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以来, 已经有17个多年头过去了。核武器国家仍在宣称在永远禁

(里迪先生，埃及)

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上仍存在着各种困难，其实为达到此目的只需要有政治意愿。

“因此，埃及利用这次交存《核武器不扩散条约》批准书的机会呼吁核武器缔约国履行它们的义务，从而使核军备竞赛停止下来，使核裁军得以实现。

“埃及也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竭尽全力可能的努力以便早日实现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这将导致结束发展和制造新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断绝军用裂变物质将控制核武器在数量上的增加。”

除以上所述，有两个问题我想提一下，尽管它们目前不是本委员会要审议的题目。这两个问题，即给予无核武器国家国际保证和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地区，这两件事对停止核军备竞赛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对它有积极的影响。我引自该声明：

“关于无核武器国家安全问题，埃及认为1968年6月19日安理会第255号决议并没有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核武器国家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真正的保证。埃及因此呼吁，核武器国家竭尽它们的努力，以便签订一项永远禁止对任何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协定。

“在这方面，埃及对联合国大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表示极为满意，该决议邀请中东各国，在该地区尚未建立无核地区时，庄严宣布它们支持实现此项目标：它们将在对等的基础上不生产、获得或拥有核武器，并把它们的宣言书交存联合国安理会。”

我们认为，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地区对实现这一全面目标，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将是一项确实的贡献。这一步骤也将有助于中东地区的人民实现和平和繁荣。我们希望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其他有关的国家一起支持这些努力。

同时，我们认为，有效安全保证的规定也将鼓励其他国家加入这个《不扩散条约》。

我在结束时想提一下我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论点，即：由于本委员会是联合国大会委派任务，就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有关问题进行必要谈判的机构，我们在此委员会里负有特别的责任。既然国际社会对我们议程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要讨论的这两个题目给予很高的优先地位，我们就格外有责任保证在这两方面取得进展。

(里迪先生, 埃及)

虽然核武器国家之间正在进行的重要的谈判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在裁军方面有任何真正成就的话, 它们并不能因而免除本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条款所承担的责任。

在去年设立各工作小组范围内进行的有益的谈判证明了工作小组这个办法是进行我们议程项目谈判的最适当的办法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所以我认为, 21国集团所要求的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两个工作小组将向我们提供机构, 从而使我们能够完成大会委派我们的任务。因此, 我愿再次向我的同事们表示支持, 他们早就要求设立上述这两个工作小组。与此同时, 我们应当专门开一些非正式会议来讨论这些题目。

在您任主席期间, 我在本委员会从事工作, 请允许我, 主席先生, 在您卸任之前, 我向您表示钦佩和敬意, 作为个人来说,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敬佩您在指导本委员会工作方面的杰出的技巧和您的卓越的人道主义的品质, 它使您的技术和外交才能更为完善。您不仅在本委员会主席的历史纪录上, 也在每一个成员国的心中都得到了崇高的地位。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埃及代表的发言, 我也对他说的关于我个人的友好热情的话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主席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在本届会议一开始就审议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和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在我们委员会工作中, 和限制军备竞赛和整个裁军任务中都是具有优先地位的。以最快速度解决这些问题对整个人类的命运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特别感到满意的是: 本委员会的很多成员国, 由于它们真正想尽早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 它们一个又一个地以十分坚定和坚决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苏联有充分理由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采取主动的国家, 它在广阔的国际范围内既从各个方面的角度又从整体的角度提出了核裁军问题。很长时期来, 我国一直坚决主张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对苏联来说, 积极的、目的鲜明地为核裁军而斗争是一项根本的和一贯的原则性政策。

早在1946年, 苏联就提出了一个关于缔结一项永远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的国际公约的提案，使原子核裂变方面的伟大的科学发现能完全用来提高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以及发展有利于人类的文化和科学。

但是某些大国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走向加速核军备竞赛的道路。

今天还是一样，分析一下在核裁军领域里的事态，就可无可辩驳地表明，在这个领域内光阴消逝的结果是，今天所浪费的机会明日是挽不回来的。愈晚开始关于核裁军的谈判，进行谈判就会愈困难。

我们完全同那些现在关切目前形势的、和那些正在千方百计地要实现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要在核裁军领域里取得确实的进展、要保证限制战略武器和其他军备的竞赛，以及要巩固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国家密切合作。我们希望委员会的成员对这一点不要有什么怀疑。

很遗憾，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和核裁军问题的审议情况也显示了下列倾向：在解决上述任务时面临进展缓慢之际，也在消除有关确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时出现的困难之际，有人寻求制造一种印象，即：某些大国要对此负某些集体的责任，而不顾现实情况，忽视它们立场方面的巨大的、有时是根本性的分歧，从而混淆了客观情况，使正确理解本委员会面临的复杂化了。这既适用于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也适用于核裁军问题。

请允许我详细谈一谈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

例如，某些人认为，苏联据说反对在我们多边机构的范围内积极审查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而宁愿就该问题进行三边谈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早在1975年时苏联就提议在五个核大国和25—30个无核武器国家参加下，在联合国内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目的在于制订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苏联当时提交了该条约的草案。下列无核武器国家——阿富汗、孟加拉、保加利亚、玻利维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埃及、扎伊尔、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塞浦路斯、古巴、摩洛哥、墨西哥、蒙古、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秘鲁、波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丹、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塞俄比亚——都同意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在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中，只有苏联表示愿意在拟议中的委员会的范围内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展开谈判。然而，由于其他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 苏联)

核武器国家和某些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就是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多边谈判活动始终未能进行过。1977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提交了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草案，供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我想强调指出：上述文件仍搁在本委员会的谈判桌上。根据这些事实，人们怎能说苏联的立场是反对积极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上述问题的谈判呢？

人们不时可以听到全然不同的说法，据称，苏联已对三边谈判感到失望，现在想放弃三边谈判。在这方面，有人就要求，例如加拿大代表于1981年2月19日曾要求，我国和美国、英国一起立即恢复上述谈判。我将直言不讳地说：这些呼吁完全找错了对象。就苏联而言，它一贯就准备开始第二轮的谈判，现在也继续愿意这么做。未能恢复三边谈判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

有些人他们表示了这样的一种“担心”：美国和英国对苏联“施加压力”获得了成功，苏联已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三边谈判联合报告应强调这些谈判的重要性。但就我这方面来说，我只能向那些表示担心的人表示同情，他们对苏联和它的立场了解得太少了。众所周知，企图向苏联“施加压力”是决不会成功的。

有些代表团，包括日本的代表，在它们的发言中要求我们讲清楚我们的立场。我们将乐意重申我们的立场，尽管我认为本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是非常了解我们的立场的。

我愿再次强调，苏联极端重视达成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我们的这一态度已体现在我们已在联合国和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提案等等很多个文件中。在苏联直接的、积极的参加下，于1963年制定的禁止核武器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试验的条约，已生效18年了。苏联和美国达成的双边协议准许对地下核爆炸的次数规定限额。虽然此项协议迄今只是一个事实上的协议，至今未获批准，但这不能归咎于我们。

我们对英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就一项在一切情况下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所进行的三边谈判，一直非常重视，并将继续如此。为什么特别对这些谈判要重视呢？我们相信，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巨大进展最可靠的办法。在谈判过程中，苏联已采取重大的步骤来迎合它的伙伴们。除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了别的以外，它还同意暂停和平核爆炸，并同意即使最初五个核大国中只有苏联、美国 and 英国是缔约国、该条约也可以生效。但是，三边谈判显示出是个拖拖拉拉的过程，这使国际社会非常失望，正如早就指出的，过错并不在于我们。我们愿强调一下，为了利用三边谈判来顺利解决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苏联愿意继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从保证永远普遍禁止核武器试验来说，裁军谈判委员会也能够起很大的积极的作用。2月17日巴基斯坦代表在他的发言中表示了他对三边谈判可能得出的结果的估价，并要求美国、英国和苏联“临时”暂停核试验，和“表明它们致力于实现核裁军目标”。他还说：“与此同时，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能够就一项真正的综合性核禁试条约展开谈判”。人们能够同意这样一种态度。我们自己早就不止一次地指出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特别是所有五个核大国都参加此项工作的情况下，讨论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时可能产生的积极的因素。很多无核武器国家在本委员会内也有代表参加，他们在消除核灾难威胁方面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并能从言行上帮助找到必要的解决办法。

将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正式写入一项有所有核国家参加的适当的国际条约中，会对改善人类环境起很大的作用，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不幸的是，人类环境继续遭受，特别是在大气层，不断进行核爆炸的有害的后果。但不用说，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和减少进一步改进核武器使之更趋尖端以及发展更加新式的更具致死性的核武器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苏联一贯赞成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解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任务方面起积极的作用。不结盟和中立国家集团提出了一个在本委员会内就此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苏联代表团支持这个关于设立这样一种特设小组的提案，假如所有的核大国都参加该小组工作的话。我们一直在被问及一个问题：关于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职权，我们有何想法？

在还没有详细研究这个小组能处理什么问题之前现在一般地说，我们认为它的任务应该是：为了尽早签订一项所有核大国都参加的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探索核试验问题的一切方面。

在本委员会和其工作小组内审查核禁试问题，当然不应使有关此问题的三边谈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判的过程复杂化。确实,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发生这样情况的话,那么这就会对最迅速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可能是不可挽回的损害,而不是有益于这个事业。

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有几个代表团对苏联关于试验建立一个测报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全球网的立场,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误解。有时以下列方式提出问题:为什么苏联赞成在核禁试条约签订之后才设立这样一个网而不是在最近的将来?让我们坦率地说:要这个网来干什么?回答是:核查对条约的遵守。如果没有条约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未能就这样一项条约达成协议,那未设立这样一个网有什么用处呢?它要花很多钱,再者进行的是一项相当昂贵的全球性的试验。它会不会恰巧成为一个软化的因素?会不会松懈那些旨在实现全面核禁试国家的努力?

我们有时候得出的一个印象是:有些代表团并不是为了达成一项有五个核大国参加的条约而付出它们所有的精力和努力,而是把它们花在次要的事情上,过分强调在保证这个全球性国际网将来确实能进行工作方面的困难。我们希望没有人对苏联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有所怀疑,我们希望明确的说,在有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网是有用的。与此同时,我们强调指出,我们并不反对对为建立、试验和操作测报地震事件的国际性的全球网所需要采取的组织机构方面的和行政方面的措施的审查。这一问题也可在拟议中的工作小组范围内加以讨论。当然,只有在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签订之后才能设立这个网的本身。

主席先生,这就是苏联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时要说的一些话。我们保留权利,在委员会以后的会议上就委员会在谈判核裁军方面应起的作用,发表我们的意见。

主席:感谢尊敬的苏联大使的发言,并感谢他对我本人说的友好的话。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象澳大利亚这样献身于核不扩散的国家,珍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今天在这里讲话,不能不首先向尊敬的埃及里迪大使今天所做的宣布致敬,他告知我们他的国家批准了这个条约。我肯定我国政府对这一重要发展将更正式地做出反应。这是他的国家的一个勇敢的、英明的决定,它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将加强这个条约的力量，并有助于达到条约的目标。我大胆地说，这个目标也是我们大家都承担义务的目标，尽管我们在这个会议厅的人之间可能存在分歧。因此，我欢迎这一决定并感谢大使所做宣布，我愿以握手具体表示我的欢迎和感谢。

主席先生，您会记起，委员会成员也会记起，在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在我们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尊敬的荷兰代表提出了一个意见，后来我国代表团把它当作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去年本委员会曾同化学武器专家举行非正式会议，结果非常成功，今年还照这个经验做也许是有价值的。一个多星期以前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就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当时，对专家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中起什么作用，他们同工作小组的工作应是什么关系，几个代表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能回想起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和瑞典代表在这方面的讲话。我国代表团当时曾和这些位代表进行广泛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拟定第33号工作文件。昨天已将这个文件分发供今天讨论之用。也是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我将这份文件的草案给您的尊敬的接替人看了，并得到他的同意。但当时我没有向他提出哪一天可能的问题，也未提到可能的安排的细节问题，因为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等他开始执行职务时再讨论。我并不觉得也需同别人讨论，其中当然包括工作小组主席。

有一位大使向我提出，在现阶段委员会不一定愿意考虑这个问题的几点情况。但象我们以前曾在委员会中说明的那样，这个问题对象我这样的国家是特别重要的。这些国家离日内瓦距离很远，要安排一位专家来，一个月以前通知是最低限度了。由于这个原因，我愿祈求对委员会在现阶段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有犹豫的那位大使施恩，我希望我们能在今天下午，在我暂时离开日内瓦以前就做出决定，以使我和其他遥远国家的代表来得及向总部汇报并做出相应准备。因此，主席先生，我们是否暂时进入非正式会议，以便就此提案若干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进行讨论，还是您觉得委员会倾向于在全体会上讨论，究竟怎样合适，希望您指导，我必须说，我国代表团对这个问题是十分虚心的。

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埃及批准不扩散条约、加入这项重要条约签字国的行列表示深为满意。我们把埃及政府的这一决定看作是对不扩散条约的根本重要性——依我国代表团看，这根本重要性在于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的肯定。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愿简单谈谈三个问题：首先，我愿对尊敬的埃及代表向我们宣布的他的国家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满意。

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未被专门要求对埃及在交存其批准书时所做声明表示赞同，但我们愿这样做，特别是对以下的话表示赞同：

“更有甚者，从1963年缔结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以来，已经有17个多年头过去了。核武器国家仍在宣称在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上仍存在着种种困难，其实为达到此目的只需政治意愿。

“因此，埃及利用这次交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批准书的机会，呼吁核武器缔约国履行它们的义务，从而使核军备竞赛停止，完成核裁军。

“埃及还号召所有核武器国家竭尽全力以使永久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早日实现。”

我国代表团赞同这项声明，因为它一向认为，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而且为了防止纵向扩散。这是我想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更短了，是关于我们今天下午听到的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十分欣赏苏联在三边谈判中所做让步，我在早些时候的发言中已谈到这一点。其中的一项今天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这里提醒了我们。我愿说，如果我们记得苏联先前的立场的话，这次让步之重大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它接受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在最初只有三个核武器国家签署时就可生效的想法。

关于此事，我愿谈谈下列看法：对于我国代表团来说——我国代表团是最坚决地为处理这个问题成立特设工作小组而奋斗的21国集团的成员之一——对于我国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代表团来说，我说，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工作小组并不意味着取消苏联的这项让步。这样，我们设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有可能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最初如不能获得五个核国家参加，可先有其中三个国家参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是从苏联在三边谈判中所做极其重大的让步后退一步了。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第三点我要说的，最使人高兴的是向您，主席先生，重申一下，在您的、尊敬的主席领导下我愉快地做第一次发言中向您表示的十分诚挚的祝贺。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墨西哥大使的发言和刚刚对我说的热情的话，我对他说的这些话十分感激。

萨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愿简单谈一谈今天会议上提到的不扩散核条约问题。当然，埃及政府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签署和批准这项条约应如实予以承认。我愿谈一谈有些欢迎埃及决定的评论，说它是别的国家学习的榜样。我愿纪录在案，我国政府认为不扩散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它将不平等的义务强加给各国，并且它只提核武器的横向扩散，不提核武器的纵向扩散，而我们认为后者如不是更加重要得多的话，也是同等重要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如果荷兰代表要继续向埃及代表团表示敬意和祝贺的话，因我已表示过了，我将把轮到我发言的机会让给他，因为我愿对澳大利亚大使答复一下。如果他不需，我将继续谈下去。似乎有些误会。我曾和澳大利亚大使谈过，并曾代表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我强调一下，不是象他试图暗示的代表一国，而是代表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向他提出一个要求，不要坚持在非正式会议上就邀请专家问题通过决定，而且不要坚持在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我荣幸代表的这些国家的代表团愿再一次说，我们暂不能象澳大利亚大使正确指出的、昨天分发的、日期为2月24日的文件所建议的那样，就此问题通过决定。我们愿在下星期三我们小组会议上考虑这项要求，考虑这项澳大利亚和荷兰的提案并做出答复。最后，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中说，他将于不久后离开这里，我愿只代表苏联代表团祝他一路平安和迅速回来。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他返回，届时很有可能我们已做出了答复。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荷兰）：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向尊敬的埃及代表今天下午所做的重要发言表示敬意。我们对埃及政府所做的这一重大决定的确感到十分高兴。我们表示希望这一榜样将促使参加不扩散条约的国家进一步增多。

其次，我愿对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所做发言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同，它是我国代表团的一项非正式提案的引申。我愿说，对我们和我们的专家乌姆斯博士来说，我们觉得1980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关于化学武器的非正式讨论是非常有益的，并且确实由于那几次非正式讨论，工作小组的审议工作加快了速度。我们愿请尊敬的苏联代表和他所代表的集团在他们的审议工作中对我们的利益能加以考虑。我现在了解到这审议工作将于下星期三举行。我国代表团确实愿意今天下午就对这个问题进入非正式交换意见。我们想尊敬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主席已经给了我们一件有用的工具来指导我们的非正式审议。它是一件十分非正式文件，已在工作小组中分发。它给我们提出五、六个题目，我们今后的非正式会议在化学武器方面可以集中在这样问题上。最后，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决定再次举行这些非正式会议的巨大兴趣，希望象1980年一样，它们将对化学武器小组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表示匈牙利代表团对尊敬的埃及代表所做的、通知我们埃及交存不扩散条约的批准书的发言，感到深为满意。其次，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所做的发言，因为它也认为第33号工作文件所载的提案需要更加仔细的和实质性的研究。

萨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愿简单谈一谈澳大利亚和荷兰代表提出的第33号工作文件。在早一些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愿造成一种印象，即委员会本身象一个专家小组会，和化学武器专家在一起开会研究某些问题。我们说过到日内瓦来参加帕格澳希会议的专家们也许可以以各个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在会上发言。这也许是一个措词更正确的决定。我们现在真正要做出决定的是，是否举行一系列非正式会议，分属各国代表团的化学武器专家可就各专题进行发言。我们觉得这个决定的措词可以再修改一下，使它能反映这条意见，因为正如我早些时候已说过，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事关原则问题。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通过您对尊敬的印度代表的建设性意见表示谢意。我肯定他表示的关心可立即接受，至少对我这个代表团来说是如此。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关于尊敬的苏联大使提出的、尊敬的匈牙利大使表示支持的问题，显然如果某些国家集团尚未准备好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在它们集团内进行讨论，我若设置什么障碍那就荒唐了。我很抱歉在会议前我和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非正式谈话中，我误会了他的意思，而得出一种印象以为他只是代表自己说话，并不代表集团。误会的产生是由于我对他所词汇的理解，也由于我想到他的集团的所有成员在工作小组早些时候的讨论中都讲过话了，而他本人则刚刚回到日内瓦，所以我认为那些只是大使个人情况进行那些讨论时，他本人不在场。我愿重复一下我国代表团和一些其他国家代表团在此问题上有紧迫的实际关系。至于有的代表团仍想澄清他们的思想，他们如能想着我们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要考虑实际的紧迫因素，我们将很感激。

里迪先生 (埃及)：主席先生，您既然一向对我很宽厚，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再简单说几句话。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刚刚听到的我的所有同事表达的敬意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我特别指的是对埃及批准不扩散条约所表示的热情的祝贺。我特别要感谢图尔森夫人，她是第一位为此向埃及表示祝贺的，感谢日本大川大使、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澳大利亚代表沃尔克大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普法伊费尔大使、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还有荷兰代表瓦根马克尔斯先生和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大使。我感谢他们大家向我国和我们代表团表示的热情祝贺和敬意。我衷心感谢他们和您，主席先生。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埃及大使的发言。委员会将会记得，在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我们同意邀请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在全体会上做一简短发言。因此，我欢迎研究所所长博塔先生，现在请他讲话。

利维尤·博塔先生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

1. 联合国大会已认识到裁军谈判和争取更多安全保证的不断努力必须以客观的、深入的、技术研究为基础。大会认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进行的持续的研究和研究活动会促使所有国家心里有底地参与裁军努力，大会也认为该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更有远见的研究。大会一再强调，必须向国际社会提供分得更细同时又更全面的与裁军有关的问题的情报，并强调必须保证裁军研究在科学独立的准则下进行。裁军研究事实上是裁军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利维尤·博塔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

2. 就是根据这样的背景，大会决定设立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UNIDIR)。该所从1980年10月1日起于日内瓦成立、开业，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召开之前临时在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职权范围之内工作，并要受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审查。

3. 研究所的任务是简单明了并实际的。那就是为帮助裁军和限制军备领域内已在进行的谈判、推动倡议新的谈判和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而进行研究。在执行其任务时，研究所将以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规定为指导。简言之，研究所基本目的是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旨在促进裁军取得进展，并使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取得已有的有关裁军的情报研究报告和调查研究。

4.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设有咨询委员会。正如秘书长在其大会报告中 (A/35/574) 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是研究所咨询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一些其他的知名人士。咨询委员会将于1981年5月初在纽约开会。

5. 研究所已经就一些计划展开了工作，我愿向你们简单地叙述一下。

(a) “裁军”。这将对裁军领域的总分析，是在当前国际关系的总形势下阐述这一点的。它将提出其目标、原则和组织机构，以及达到其目的的各项努力，包括各国的和在国际的裁军机构和程序等等。这项工作可于今秋完成。

(b) “裁军研究的项目单”。这项工作应于六月完成。项目单将在不同标题下列出过去十年间全世界就裁军事务已进行或正在进行的主要研究工作，专门的文献目录和载有联合国编写的或各会员国提出的研究报告的基本联合国文件。也将列出一些重要裁军研究中心和专门期刊。将尝试就项目单中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

(c) “安全与裁军：各国安全与削减军备水平”。这一项目的目的是分析当前流行的各种安全概念和学说，分析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正在指导各国的外交政策并怎样在裁军努力中起作用，以便寻求可能的新方式方法来通过裁军加强各国的安全。这个项目的标题是暂时的，它可于今年年底或1982年初完成。

(d) “防止意外事件引起的战争”。我们估计蓄意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很

(利维尤·博塔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

小。然而，可能会由于某种意外事件或（技术上或政治上的）错误估计/错误理解而引起一场核战争；这个问题将作为与危机处理和防止核战争有关的更为普遍的急务的一部分来加以审议，它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没有规定这项研究工作完成的日期。

- (e) “裁军的科学与技术”。裁军过程要求适当的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取得技术以便对协议的遵守情况进行核查可能是能否缔结一项协议的条件。到目前为止所使用的核查用途的技术还是那些原来为其他目的、特别是军事目的而发展的技术。有人认为研究取得技术问题并研究当前或今后需要进行谈判的领域内的各种需要的迹象，可能对裁军努力的进展起积极推动作用。裁军界人士应准备好在必要时要求科学家和工业界设计和生产这种技术。这个项目将于今年开始，1982年完成。

6. 除上述我们已经开始工作的项目以外，我们准备了约17个项目的清单，拟在5月研究所咨询委员会开会时提交该委员会。

7. 全世界还有其他从事裁军研究的研究所、中心和大学。我们建议为我们相互的利益与他们进行合作。因此，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计划在今年秋季请各裁军研究所的所长参加一次会议，就裁军研究交换意见和情报。希望这第一次会议将导致这种会议的制度化，目的是更好地使用已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并从对政策和谈判施加影响的角度出发，加强研究的效能。

8. 我也要提一下研究所的财务问题。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是大会特别会议所从事的裁军机构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它的预算经费是靠自愿摊款。我希望各成员国将自愿分摊以对研究所的活动表示鼓励。

9. 在当前大部分裁军讨论和谈判处于僵局的国际形势下，现在特别重要的是鼓励进行思考并探讨恢复双边和多边会谈的一切可能性。我们研究所为这类活动提供了场所，我希望它将相应地得到使用。

10. 最后，我感谢委员会各成员国的邀请，并给我机会来简单介绍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我也要感谢秘书长的个人代表贾帕尔先生，他慷慨地为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了支持。我感到特别高兴在法国任主席的情况下作这个介绍，因为法国是提议设立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国家，而且我们现在也深深指望着它的支持。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我不想插进来讲话，除非您已把别的事情都已处理完毕，因为我只是要简单宣布一件事。虽然这件事我已宣布过一次，为了保证使每位代表都知道，我愿再重复一遍。作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我将在3月2日、星期一、上午11时在这个议事大厅举行无限制的非正式磋商会议以提出第CD/CW/WP.8号工作文件。这项文件已分发，其中载有拟议中的工作小组工作提纲的第二部分。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其他一些代表团已向埃及代表团表示了祝贺，我愿将我国代表团对他们的祝贺添加进去。我保持沉默的原因是，我以为还有其他机会，但我了解到尊敬的埃及代表即将离去，我不愿意在最后点名时，向他表示祝贺的名单中没有美国。我还愿向尊敬的埃及代表保证，我仔细倾听了并理解他的政府在交存批准书时所做的声明，甚至在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再次为我们宣读以前，我就已听到和理解了。我尊重这些阐述主权国家意见的声明，并以我们在这个谈判机构中互相对待的精神对待这种声明。他的政府批准不扩散条约，我们认为这是英勇和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我愿把我的祝贺增添上去。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愿简单谈一谈尊敬的裁军研究所代表宣读的文件。

我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因此，我想说几句话。新的研究所冒三个危险：第一是重复或部分重叠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看一看有关裁军的文献目录和有关材料，就会知道其他研究所、组织和大学已就此问题发表了成百的文献。这意味着新研究所必须另辟蹊径，以免重复其他较老的资料更丰富的、更有经验的单位已做过的工作。

第二个危险，我愿称之为烦琐哲学或学院主义，研究进展报告可能写得很好，但有时与我们的日常现实很少联系。在裁军这个领域里，我们知道，你是可以从科学幻想小说走到形而上学的，但是在出版书刊中，必定有一条可以引向正途的，可供研究所在其活动中遵循中间道路。

第三个危险是目标的横向和纵向扩散。我想我们所需要的是经过压缩的，写在对我们的实际工作和长期努力都可有所帮助的文件上的具体目标。

但是，我并不是到这里来埋葬研究所而是赞扬它。我曾有机会和博塔先生长谈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过一次，并对他想使研究追求的目标和实际有意义的方向有很好的印象，我们也将从这个新的机构得到有益的帮助。最后，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法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倡议的感谢。

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代表团想发言的话，我就要结束会议了。但是在散会前，由于这是我最后一次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我愿借此机会对我所有的同事表现出的合作精神，对他们给主席的非常宝贵的支持和我本人多次表示的友谊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大家的合作和表现出的互相容让的愿望，委员会才能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第三年度的会议，并毫不延迟地就实质性问题开始工作。我还愿向贾帕尔大使表示热情的感谢，他的忠告和帮助对我最为宝贵，当然，还愿向贝拉萨德圭先生表示热情的感谢，他的帮助我特别欣赏。我还要向委员会秘书处的全体成员、向口译和笔译人员表示谢意。当然，我还要向我的接班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致以十分热情的祝愿，预祝他在执行职务中取得成功。我可以肯定，在他担任主席的指导下，以及将在他以后在本届会议期间担任主席的其他同事的指导下，委员会的工作将取得进展并能在今年更接近于满足国际社会的愿望。

会议于下午5时散会

×× ×× ×× ×× ××